

初到清华

□ 陈劲松（无线电系半31班）

1983年，大约是9月6号，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之后，我随着人流，疲惫而又兴奋地走出了北京站。第一感觉是空气非常干燥，这让我习惯了湿润气候的鼻子很有点受不了。天空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挡灼热的阳光，晒得脸上火辣辣的。可奇怪的是，一走到树荫下，马上又会浑身清凉。——真是到了一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站前广场上很快找到了“清华大学”的旗子，加入到了等校车的行列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彼此打量着，却没人说话。一个辅导员模样的男子招呼着大家，因为没人接他的话，便自言自语道：“新生就是老实。”很快，他又和队伍中唯一的学生（女生）家长聊了起来。他一直说个不停，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一句：“今年英语系招了10个学生，有9个都是女的。”

终于上了车。本以为路上会看见天安门，但除了宽敞、笔直的街道和一排排整齐却略显单调的楼房，没有见到什么象征首都的景物。就连校门口那块书写着校名的木牌也是出乎预料的小。让我深感意外的是，车进了学校大门以后，一直往前开，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和其他人都忍不住惊呼：“这么大啊！”校车最后停在了大礼堂外。时间已是中午，无线电系的只有我一个，系里一位负责接送的同学用三轮车把我连人带行李拉到了10号楼。他边骑边跟我聊天，



态度颇为亲切。到了楼门口，我看见小黑板写着：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似乎能够理解拿这两句诗来欢迎新生的用意，但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联想起随录取通知书一起收到的那封信，上面那些带着革命激情的话语，我当时就已隐隐地嗅到了一丝“左”的气息。

头两天无非是同学们相互认识或到校园里看看新奇。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天我们宿舍的6个人一块儿去洗澡。进了澡堂，才发现里面个个房间都是满满的，每个喷头下都站着3、4个人，也找不到可以挂衣服的地方。我们从外走到里，又从里走到外，他们5个决定回去：不洗了，改天等人少的时候再来。就我一个人没走。洗完出来，浑身顿觉清爽，心情从恶劣变成愉快。这是清华给我上的第一课。

入学第一周没有安排课，组织

了一些学习、参观。第一次排队去三教看录像，透过窗户看见对面的阶梯教室中灯火通明，里面坐满了用功的学生。当时颇感震撼，朦胧中似乎已经意识到，未来将是一种靠个人努力奋斗的生活。同样，当我站在西主楼旁，眼前的建筑连同楼前那片开阔的空间让我第一次置身于如此宏大的场景中，立即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激动，感觉自己以后也许会因这所学校而成就一番大事。还有那天晚上，开始还不知道搬着凳子步行到西大饭厅是不是一个错误，因为不少同学都因嫌麻烦而没去。结果，学生军乐团的演奏让大家情绪高涨，也让我的眼界大开。

在萌动与憧憬中，一段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80年代初，在北京人的称谓里，“同志”已多让位于“师傅”。我们在学校里当然还是互称“同学”。有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一

个附中模样的孩子要从我的座位往里进，竟然说了句：“师傅，过一下。”让我啼笑皆非。真正被我们叫做“师傅”的倒不是学校里的老师，而是那些早年被称为“工友”的人。食堂里，即便他只卖饭不掌勺，也是“大师傅”。那时，“劳动人民”已经不吃香了，“师傅”们看着我们这些人有机会上大学而自己只能干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心里可能不大平衡，对学生的态度都比较恶劣。我有一次去8食堂吃饭，时间有点晚了，大盆里只有些剩菜了。轮到我前面的哥们儿，他大概抱怨说菜不好，马上遭到盛菜女“师傅”的反唇相讥。

“嫌不好，回家吃去啊。”

“我在家吃的比这好多了，还不用花钱呢。”

“是不用花钱，可你不得叫好听的吗？”

“……”

“真——是的！”

女“师傅”的话够损的。要是换了我，估计也跟那哥们儿一样，无话可说。多年以后，我太太告诉我，北京人可以骂人不带脏字，我才恍然大悟。

相比之下，在图书馆工作的女孩长得要漂亮、斯文一些。但她们用的是另一种武器——冷漠。有一回我去还书，偶然听见两个管理员的谈话。起因大概是其中一个新来的对学生态度比较好，主动多说了两句，另一个长着一张鹅蛋脸的高个姑娘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你这样，没用。出了这门儿，就没人认识你了！”原来，冷漠只是表面的，其实是自卑心理在作怪。

四

刚进大学时还有过那么一段天堂般的生活。高考的压力不复

存在，而且突然没人管你了，大把的时间可以自行支配。我们宿舍的6个人年龄偏小，尤其贪玩，看见别的宿舍的同学老去上自习，很不理解。我们住一楼，只要上午第一节没课，就会在窗外的空地上拉一根绳子当球网，然后轮番上阵打羽毛球，一天的时光便在欢笑声中开始。我是在主楼后面第一次看见有人拿着网球拍，发现那种拍子又厚又大，不知打起球来是什么感觉，非常羡慕。那时做梦也不会想到，7年后，在我上研究生期间，还能有机会参加一次北京高校网球赛。

我属于早睡型，但人体的生物钟不得不向集体生活妥协。晚上熄灯后，大家常常用地域间的偏见来相互取笑。说来惭愧，那时我们大都年幼无知，话题中很少谈到女人。有一天，我把在课桌上看到的一首带点黄色的打油诗念了一遍，结果一个个笑得都快喘不上气了。夜里欢乐的代价是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想睡觉。尤其是在大教室里，人多缺氧，只要把头往桌上一放，就很难再抬起来。常常是一觉醒来，便听见老师说：“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于是，只能带着负疚感走出教室——养精蓄锐的结果竟是奔向食堂。

除了运动和睡眠的乐趣，我还喜欢去图书馆看些闲书。我父母都是工程师，家里只有一套《水浒传》属于人文书籍。在清华的图书馆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文人作品，里面透出的某种情调让我觉得非常受用。就像陈年老酒，可以持续散发出阵阵浓香。那种语言风格是在革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不熟悉的。后来我才慢慢了解，那是一段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

五

国庆节快到了，辅导员通知我们：系里要组织新生去长城植树。来北京这么快就能去长城，大家都很兴奋，于是纷纷报名。10月2号，我们起了个大早，排队走到清华园火车站。上车后，大队人马差不多都集中在两节车厢里，很多人只能站着。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顺着通道一直往前走，在别的车厢找到座位坐下。到了八达岭站下车，却发现只有我们三个人了。河南的同学有些不安，我和安徽的同学认为，既来之则安之。结果，三人买了门票，到长城上游览了一番。晚上回到学校，才知道其他人在前面一个叫“三堡”的小站就下车了。估计他们是在荒山上一边遥望长城一边植树。得知我们仨到八达岭玩了一趟，都说我们捡了便宜。辅导员则显得有些恼怒，但也只能说：“叫了那么多遍都没听见？”他总不能打自己的嘴巴。

清华校园里的树倒是不少。校河边拂地的垂柳则显得柔美，也算得上婀娜多姿。遗憾的是，河水被上游的化工厂污染了，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两年后，柳树全被砍掉，淤泥也都挖干净了，然后三面浇上水泥，昔日的小河变成了一条人工渠，让这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越发没了灵气。按说河流有自净能力，只要把污染源清除，假以时日，河水自然会慢慢变清。真不知毁河造渠是哪一级官僚作出的决定，莫非也经过了专家论证？在这样的环境里，出不了大师也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吧。

初到清华的那段美好时光只持续了两个月。《高等数学》半期考试成绩公布的那天，便是我们苦涩青春的开始。📖